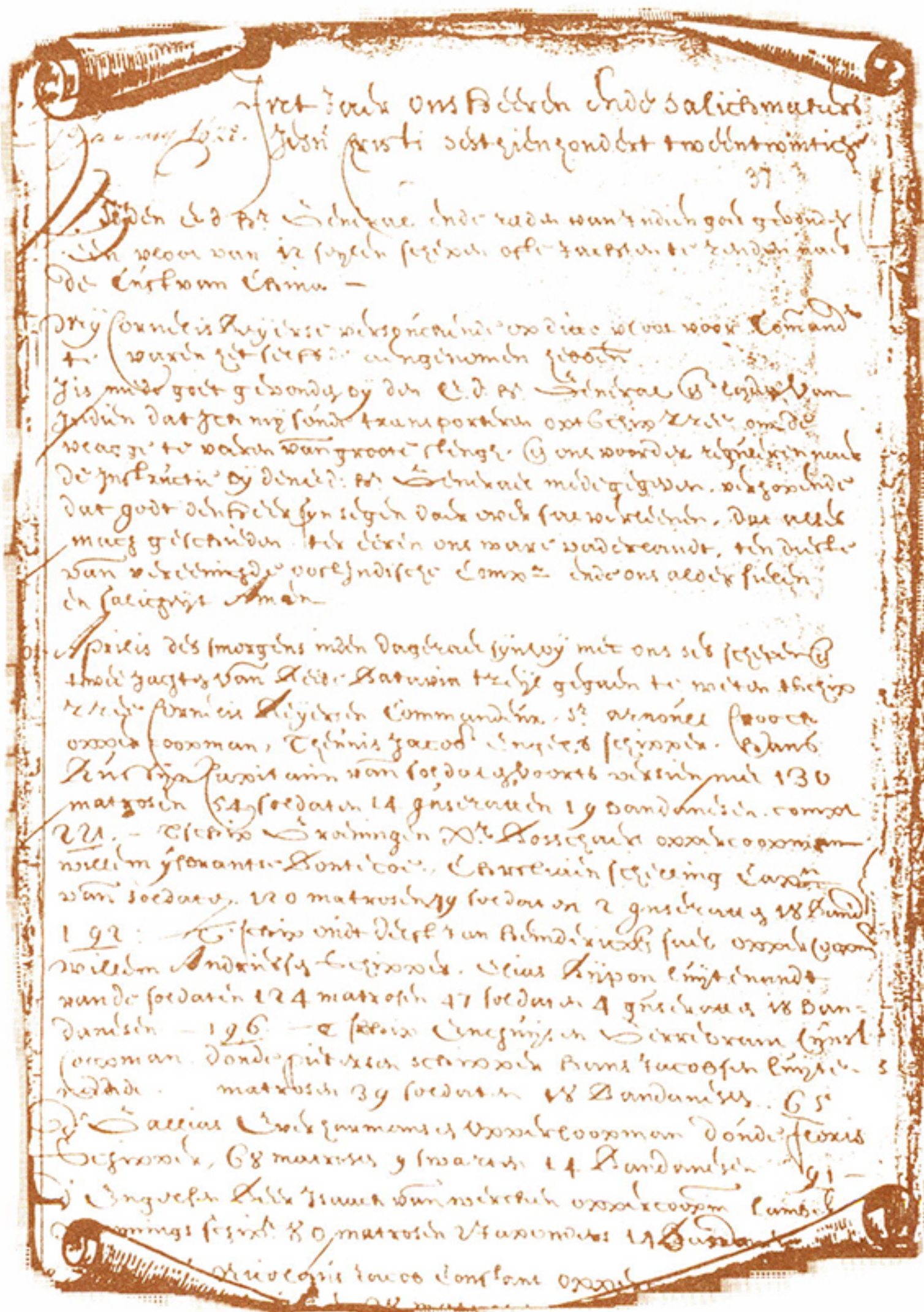


雷理生司令官 日誌¹

林偉盛 譯*



在我主及救世主耶穌基督的1622年

總督閣下和印度評議會（raden van Indien）²決定，派一支12隻船，包括夾板船（Schip）及快船（jacht）的艦隊前往中國沿岸。

我雷理生被要求出任該艦隊司令，我答應了。

總督及評議會決定我乘夾板船Zierikzee號，並於大桅(groote stengh)上掛起旗子，之後，執行總督閣下所交下來的訓令。希望神降福我們，賜福給所有的事情，為祖國的榮譽，東印度公司的利益及我們的靈魂，阿門。

4月10日，早，天破曉，我們的6隻夾板船³及兩隻快船由巴達維亞城出發。我們的船如下：

夾板船Zierikzee號，司令，雷理生，高階商務員⁴ Arnoult Croock，船長 Theunis Jacob Engels，士兵的隊長Hans Ruffijn，並有水手130名，士兵54名，14名Guseratten⁵，19名班達人（Bandanese）⁶，共計221名。

* 林偉盛 國立國際暨南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 本文翻譯自VOC1077,fol.152-171; VOC1081,fol.37-75.Groeneveldt, W.P.曾將原檔案打印成鉛字，刊於De Nederlanders in China. De eerste bemoeiingen om den handel in China en de vesting in de Pescadores,pp.327-410，日據時期村上直次郎也將此日誌大部分翻譯成日文，刊於《台灣史料稿本》。筆者撰寫博士論文時曾借用上述資料的幫助，將此日誌部分翻譯成中文以便參考。去年，筆者受到國科會補助，前往荷蘭亞洲研究中心學會（IIAS）進修，趁此機會，將此翻譯文完成，期間感謝Natalie Everts的幫助。

1 雷理生司令日誌(Journal Commander Cornelis Reyersen)雷理生是荷蘭Schoonhoven的人，1610年以船長身份出航，曾任荷蘭東印度公司的高階商務員(或資深商務員)、船長。1622年擔任前往中國沿海艦隊的司令攻打澳門，失敗之後佔有澎湖達兩年。1624年去職，次年，由巴達維亞率艦隊回荷蘭途中去世。雷理生自任艦隊司令以後，記載艦隊每天所發生的事以及各種決議事項，稱為雷理生日誌，本日誌起於1622年4月10日到1623年9月23日。

2 東印度公司在巴達維亞總部議員所召開的議會。

3 東印度公司的三桅大帆船，中文文獻稱為夾板船。

4 東印度公司，因為是商業公司，船長決定航程，但是船長並不是最大的，所以船上都有一位商務員，地位高於船長。商務員平常將領導權交給船長，但是遇到緊急事件時，他可以不聽船長的，而自己下決定。

5 也拼做Geuseratte，指由印度西北前往磨路加貿易的回教徒。

6 班達(Banda)位於摩鹿加群島南方。東印度公司取得肉豆蔻乾皮肉豆蔻的地方。

夾板船格羅寧根(Groeningen)號⁷，高階商務員Bosschaert，船長邦特庫(Willem Ijsbrante Bontecoe)⁸，隊長Christiaen Schelling，水手120人，士兵49名，2名Guseratten和18名班達人，共192名。

夾板船老德夫特(Oud Delft)號⁹，高階商務員Jan Heindericks Sael，船長Willem Andriessen，中尉(luytenandt) Elias Rijpon，水手124名，士兵47名，4名Guseratten，18名班達人，共196名。

夾板船Enchuysen，商務員Gernebrant Crust，船長Donde Pretersen，中尉Hans Jacobsen，水手……，士兵39名，班達人18名，共65名。

夾板船d'Gallias號，高階商務員Earert Harmausen，船長Doude Floris，水手66名，黑人9名，班達人14名，共81名。

夾板船英國熊號(d'Engelcen Beer)，高階商務員Isaack van de Wercken，船長Lambert Nanninge，水手80人，日本人2人，班達人14人。

快船尼古拉號(St.Nicolaes)，高階商務員Jacob Coustant，船長Claes Cornelissen，水手38名。

護衛船('t Fregat) Palliacatte號，船長Toost Jacobren，助手Jacob Jon Van der Goude，水手21名。

所有這些船隊加起來總共1024人。

如上述，我們8艘船由巴達維亞出發，而戎克船江戶號(Firando)號則需前往暹羅；另外有一艘快船，在2、3日內與我們同航，準備帶一些書信和人員

7 東印度公司的船隻經常以荷蘭的地名來命名，格羅寧根是荷蘭最北的省。

8 1618年12月，由荷蘭前往亞洲，著有邦特庫航海日誌(journalen van de gedenckwaerdige reijssen van Willem Ijsbrantsz. Bontekoe, 1618-1625)，目前有兩本中文翻譯本，姚楠譯，《東印度航海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一版；林昌華譯著，《黃金時代一個荷蘭船長的亞洲冒險》，台北果實出版2003年7月。

9 德夫特位於荷蘭西部，海牙附近，屬於今日的南荷蘭省，在16、17世紀曾為貿易中心，現在是荷蘭瓷器的主要生產地。



名冊回巴達維亞。

同日，吹東風，前述的夾板船及快船船沿著爪哇海岸前進，到了距Varckense島兩哩之處，航路轉向蘇門達臘（Sumatra）沿岸，直到水深18或19潄，我們繼續沿此航路前進。

4月11日，風向變化，並降驟雨，看到了Poulo Douwa兩島，通知所有的船，將人員名冊帶到Zierikree號來，讓前述的快船帶給總督。商務員及船長們到船上來，召開評議會，並決定派遣另一艘快船到總督處，其理由可由此評議會的決議錄中看到。又決定航行路線，諸船依路線此航行。同時，決定前往巴達維亞之快船，明早出發。

又提供士兵給夾板船de Galeae、英國熊號。由Zzee號提供Galleas號13人，Enchuysen號也提供13人；格羅寧根號提供英國熊號13人，德夫特號亦提供13人。

近午，戎克船 江戶號的商務員及船長到船上來，來與艦隊道別，並表示盡其義務。為讓它盡快的為公司服務，而且一艘船比整個船隊來的快。我答應了。又派一艘船作艦隊的前導，出發到Varckense島的10哩處，在Poulo Doua的東北北(NNO)2哩，水深9潄。

4月12日，晨，風多變時而平靜，在Pouto Dowa北方深11或12潄處，派一艘快船帶信見到總督處，全能的主將會保佑他和我們的航程順利。

4月13日，風平靜，多雨，看到Banca¹⁰的南端在我們的東北、及東北北方為約9里，此時水深7潄，同時也還看得到戎克船江戶號。晚上，由西方來強風大雨，停在8潄深處。午夜，風從西來，再度啟航。

4月14日，早晨由西北處吹來強風大雨，下錨於水深11潄處，Lucepara¹¹

10 也拼做Bangka、Bancka，位於蘇門達臘附近的島嶼。

11 可能是Lucipara，位於巴林旁又稱巨港(palembang)附近。Palembang也拼做Palimban。

的東南南(ZZO)以及 Bancka南端的西北方。中午，風向西南西，我們起錨，但前進很少，大半停止。傍晚停泊，晚上，東方來風，有點涼，再度起錨，但也沒甚麼前進。

4月15日召開秘密會議，討論是否晚上將所有的船圍成一圈。因為這裡有很多不同的民族，另外，設一警戒來防範班達人。而每艘船的船務會議認為不需要為小事來召開會議，大家回答不反對此事。

晚上平靜，航行於5又1/2潯，約Lucepara北端的東北偏北(NO ten N)方2潯處。

4月16日由南方吹來一絲涼風，再度啟航，行於蘇門達臘(Sumatra)及Lucepara，因為天旱，水深只有4又2/3潯。之後我們繼續航線到達巴林旁海峽(palimbam)，遇到強烈的對頭風。因此我們在蘇門達臘海邊12潯處停泊。

4月17日，中午，看到北方有一艘小帆船航向我們而來，用他們的獨木舟(praeu)¹²到我們的船上來，裡面有個名叫Cirnarimangea的Orangcay，是柔佛(Johoor)國王派到我們的總督處要去尋求幫助。此外，沒有特別的消息。我們給他一封信帶給總督，之後，我們各自航行。

強風朝西，我們利用西北北(NNW)風起帆而行，過了Bancka遇到東北涼風，因此，我們在原地打轉，傍晚，我們遇到西風以及強雨，因此，在此停留。

4月18日，今天早晨，對頭的風雨仍然強。今天看到4艘帆船順風(voor de wind)朝我們而來，原來是由日本來的新西蘭號(Nieuw-Zeelandt)，滿載米與木板。另外有兩艘掠奪來的葡萄牙船。其中一艘是由快船Armuyden號所掠奪，滿載米和約170名奴隸，將這些人分由新西蘭號以及其他船載往巴達維雅

12 prauw，樹幹刨成的獨木舟。一種窄長的小船，通常在河裡或是沿海航行，可借風力或伐槳前進。常見於印度洋以東，又稱為八櫓。



城。它們停在我們的旁邊，決定由該船取過600包米以及38塊木板。同時也得知他們在14日遇到Nieuwrood閣下所乘成的快船St Cruys號以及 公雞號、de Beer號、Hasewint號、維多利亞號在巴林旁海峽外分開，Nieuwrood閣下¹³以及上述之船航向占卑（Jamby）。

4月19日，傍晚的風如前述，暴雨朝北去，我們起錨再度航行。不久，再度遇到強風，我們在蘇門達臘沿海約12潄深處下錨。

4月19日到25日，因為與到對頭的強風和暴雨，我們前進很少。

4月25日，晨在夾板船Zee號上召開大議會，決定從今以後不在白天每人供應超過一罐水，其他的船也是如此。

關於在巴達維雅由總督以及議會所審判的犯人，決定分到各船。Andries Pedrach 在格羅寧根號，Direck Sijnanse在 老德夫特號，Claes Tennissen van德夫特在Enchuysen號，Matijs de beer在英國熊號。同時決定因為Enchuysen號沒有理髮師（opperbarbier）¹⁴，由Zee號提供一名理髮師給它，因為Zee號有兩名。

同時議會建議，是否為了節省時間，先派幾艘最好的船前往Poulo Pon¹⁵，在那裡找尋水、船料(timmer)、薪材。並且在那裡等狀況不是那麼好船。而且也可以佔到比較好的航線。

4月25日到27日，除了逆風以及逆流之外，沒有甚麼特別的事情。

4月27日，星期三，傍晚吹東南風，德夫特號在南方兩哩處，我們等候他們過來，同樣的一艘船也過來，我們航向蘇門達臘沿岸，在水深12或14潄處。

4月28日，星期四，風如昨天，有一點涼，召開秘密會議決定，狀況最好

13 Cornelis van Nieuwrood, Neijenroode, 1609年以寶石鑑定師登上艦隊，當東南亞以後在北大年、三古拉、泰國等地服務，。1617到1622年在泰國服務，後來參與雷理生的艦隊，1623年2月以後擔任駐日本平戶商館長，1632年12月去職，次年一月死於平戶。

14 此為船上的醫護人員。

15 pole pon現在的singkep，位於lingga群島的最南端，位於蘇門達臘的東邊。Pole又拼做poulo島的意思。

的船出發前往Puolo Pon，去找木材以及薪材。同樣一起來的德夫特號，因為它的狀況比較差，可能會觸礁或是其他，因此夾板船Enckhuijs以及護衛船（fregat）Pallicatta號陪它一起。

4月29日，早晨吹東風有一點冷，到達巴林旁海峽外，我們在第12天找尋的地方，因為我們持續遇到強大的水流以及逆風，我們無法逆水流而行，因此，我們沒有做甚麼事情。今天我們見到兩艘英國船，其中一艘在大桅上掛著英國國旗，它們全力的行往巴林旁海峽，我們沒有會談，我們猜想它們是由占卑來，要前往巴達維亞。

4月30日星期六，東北風並帶有溫和的涼風，我們看不到德夫特、Enckhaijsen和護衛船（fregat）Palliacatta三艘船。可能它們在半途就啟航了。早晨我們看到Poulo Pon在東北方向，到達中午靠近該島的時候，突然吹起西北風，因此，我們無法按照航線航行，停靠在水深15潄處。

傍晚吹南風並帶有一點涼意。我們啟航進一步前往該島。在傍晚前不久停船。派我們的小船（schuyt）前往探查是否能獲得水與薪材。回來時帶來消息說，那裡很充足。

5月1日，前述的水手乘boots、schuyten和sloupen¹⁶前往該島去拿取材火以及水。早上7點，我們起錨前往取水處下錨，讓小船所取的材火拿上船。我也前往該島去察看水與薪材。到達該島，看見我們派來的小船，並發覺此島並沒有淡水以及薪材，除非是滿潮，這裡的淡水喝起來有許多土味。

傍晚再度看到夾板船德夫特、Enchuysen以及快船朝我們這裡來。我們召開大議會，是否我們最好起錨，如已經和我們在一起的船一般。告訴他們必

16 Sloep又拼做sloup、sloop、Chaloup；boot英文的boat；schuyt都是屬於小船，當大船無法靠岸時，則由這些船靠岸。



須起帆前往Poulo Timon¹⁷，希望能在那邊得到更好的薪材以及水。我們目前最多只能再有一兩次的航行去找水，我們在此處呆太久了。因為我們目前遇到良好的風，最好前進，同時在議會也做此建議。晚上兩點我們啟航，我們的航向是東北以及東北偏北。

5月2日，星期一，風如前，有點涼。我們的航向向東方偏北，大約在Poulo Pon 東北偏北6哩處。夾板船Galeas和德夫特號在離我們後面一大段的距離。中午船長以及輪機長（stuyerluyden）察覺我們已經過了赤道線，lingu島在我們的西方偏南約6哩。

5月3日，星期二，吹南風帶有一點涼意。我們航向東偏北。當晚到北緯一度，水深約在1到22潄。我們看到位於Bintam東方的島，在我們西南偏西大約5或6里，我們航程向北。

5月4日，星期三，在離赤道兩度，到今日我們前進很少，只走了12又1/2里處，大部分平靜無風。這裡的潮流往南。傍晚，我們看見Poulo louw？在我們的東南方約7里處，那裡的水深約5到26潄。

5月5日，星期四，中午水流平靜，我們整天努力做事。前述的島嶼仍在我們的西偏北六里處。水深約7到28潄。傍晚，此島仍然在我們的西北邊。

5月6日，星期五，中午吹東南風，稍帶涼意。Poulo Timon島在我們的東偏南方約6哩，緯度2度45分。傍晚在我們的東南方看到兩島嶼大約10里。Poulo Timon在我們的西南方約6或7里，我們將航路訂在北北東，前往Poulo Condoor¹⁸。

5月7日，星期六，早晨風如前日，因為秘密會議要上船所以整理船帆。秘密會議決定，依照總督的指示，派快船前往馬尼拉，並由隊伍(vaendel)中選

17 習門島，又稱滿潮島，宋趙汝适著《諸蕃志》中渤泥條裏的底門國，馬來西亞南邊海中的大島。

18 Poulo Condoor又拼做Candore，崑崙島，位於眉公河口的小島。

一些人來當軍官。對於一些服務期限到期的人給予提升與任用，進一步的詳情可以看送去的決議錄。

同時決定這六艘大船，每艘給予150磅的子彈，盡可能去掠奪帆船（galleyvaetgens），除非是必須要，否則不許任何人使用任何船木，以便保留做為最需要時使用。

5月7到9日沒有特別事情，風大致平靜，因此，我們航行前進不多。

5月9日，星期一，議會開會來討論事情，任命一些人來當四隊的軍官，分配如下：

格羅寧根號的高階商務員Pieter Bsschaert為分隊的分隊長；中尉Richaert Bartolsen，英國人；領隊Dirck Stadlander，曾經為總督的侍衛。

第二隊分隊長Jan Heindericz Sael，老德夫特號的高階商務員；中尉Clement Wanger曾經為的士官；領隊Frederick Crijnsen，英國熊號的低階商務員。

第三分隊分隊長Arnoult Crook，Zzee號的高階商務員；中尉Gerrebrant Cunst，Enckhuysen號的低階商務員；領隊Jan Pertain，Zzee號的低階商務員。

第四分隊分隊長Evert Hermanzs，Galeas號的高階商務員；中尉Adriaen van son，曾經為士官；領隊Barent van Elderen，曾經為總督的侍衛（lijffschut）。

軍事會議也懲罰隊長Christiaen Schellingh手下的士官Kelder，對德夫特號的船長使用相當粗陋的語言以及其他，他被拘禁看管後，他被判決三次過船底（kielhaelt）¹⁹，在Galles號上執行。

決定，我們的艦隊已經離開巴達維亞城19天，而我們僅在北緯4度30分，

19 過船底是荷蘭船上處罰不服從的人的方式，腳上綁重物，將他吊高，然後丟進海裡，讓他溜過船底，若投的不夠深的話，有生命危險。



沒有甚麼前進。因為老德夫特號的帆壞了，比其他的船航行慢三倍，決定為了加快航行速度，為公司服務，夾板船格羅寧根號與英國熊號和快船尼古拉號先行前往在Pandoran灣的Chiampa²⁰，到那裡去察看，是否Nieuwroode閣下帶著4艘快船在那以依照總督的命令行事。

找到Nieuwroode閣下時，向他建議快船尼古拉號馬上帶著5或36人，6或7月的伙食，送到司令Willen Jansen處。除了帶一份總督的信之外，也帶一份Nieuwroode閣下和我們離開巴達維亞城之時為公司服務內容的信，由信件中司令Willen Jansen以及他的議會將會瞭解，送快船過去的企圖，主要是在馬尼拉找尋他們艦隊，同時將信件交給司令Willen Jansen。不知道會不會找到船隊。

如果沒有找到Nieuwroode，則快船尼古拉號儘速的尋找Willen Jansen的艦隊，並通知格羅寧根號、英國熊號等待我們前往。兩艘船其中之一將停留在該海灣去找尋或購買艦隊的補給品，我們將交與1000里耳以及四袋胡椒，其餘的將依照總督的指示在高島（Poulo Cecier de Terra）²¹和秋島（Poulo Cecier）²²之間掠奪。為了執行這些事情，將委託Nieuwroode，如果他在的話，Pieter Bosschaert，高階商務員Arnoult Croock、另外與他同在的大議會議員。傍晚，格羅寧根號、英國熊號、聖尼古拉號如前述，盡他們所能出航。

5月11日，風平靜，我們大部分停留沒有前進，前述的船仍然可見。由今日到13日風平靜，沒有甚麼進展。

5月13日，星期五，吹東南風，帶一點涼意。傍晚天氣變化，有風且有雨。

20 Champey, Champay或Champa，交趾中國沿岸，古稱占婆。

21 Poulo Cecier de Terra高島，盛產燕窩，位於今越南中南部。

22 Poulo Cecier秋島，位於今越南中南部。

5月14日，星期六，風和天氣起變化，白天沒有甚麼事情。大約看到東北偏北10里有一張帆，派我們的船前往察看，原來是Enckhuijs號以及一艘裝滿薪材的小船，他們在不到4天前所捉的。

由今天到16日傍晚，很少涼風，有許多雨。我們的航程訂在東北北，約在緯度6度。

星期一傍晚有一些涼風，之後再度沒有風。晚上約兩點吹來南方的風。

5月17日，星期四，風向南南西，吹溫和的微風並下雨。到中午時刻，風向吹西南西，我們約在緯度6度15分。向東北北航行12里。

5月18日，星期三，天氣多變化，我們的航程如前。今天中午約在緯度7又1/3度，航行9里。

5月19日，星期四，天氣有點涼，帶有多變的風和雨，今天早上看到崑崙島在北方偏東及東北北約8里。中午緯度約8度15分，水深19或20潏。水清見底。

5月20日，風和天氣多變並帶有暴雨，打雷以及閃電。中午到達約在前述之島北北西水深如前述之處。在島嶼的外側或崖壁3或4哩。

5月21日，星期六，約在早上兩點，突然風向轉為東南風並有遽雨，之後風向轉為東。因此，我們轉向北方，夾板船Galleas以及護衛船Palliaeatta往南行駛。今天早晨我們觀測看到兩艘船。我們由船桅上的瞭望台看到，我們停下來等它們，但花了一整天，它們並沒有來。

5月22日，星期天，風多變，船大半停止沒有前進。近中午的時候吹來溫和的南風，我們等到太陽西下前兩小時沒有看到其他船，我們航向北北東稍往東前進，上述的崑崙島在我們的西北西方向約5或6荷哩，水深約在22或23潏。

稍稍介紹前述的崑崙島，如果你從南方前往，會先看到島的北偏東與北北東，水深約21或22潏，這邊有小丘。西南角是最高的。如果你的航程繞向東邊約3或4哩，會到達水深19、20或22潏的沙岸。島在前述航線的西南方可以



看到兩個小島，人可以划船經過兩個小島中間。我們看到在東南方有一些小島前述小島位於崑崙島的北北東6或8哩，約在北緯8又2/3度。在由Poulo Timon到崑崙島之間水深35到43潄，大部分為岩底，距離該島10哩處，水深3到24潄沙地。

5月23日，星期一，晨風如前日，我們仍看見崑崙島在我們的西北西，之後風向變化並下雨。中午船停止不前。午後二時吹來南風，之後我們仍然航向北北東，大約在該島東北東7或8里。依照前述針路航行約到晚間一刻，風向變亂並有暴雨，測量水深約15潄。懷疑該島東角水路比較淺，因此最好不要從崑崙島北方通過，最好是東北北或是東北偏北，直到我們通過較淺的地方。

5月24日，星期二，早上看到沿海有一艘舢舨，我們的航路往北以便前往岸邊。約9點我們看到3張帆在岸邊，我們前往，原來是3艘我們於9日所派出去的船。我們調整航路前往岸邊，沿著東北東方向，水深在16潄。傍晚時風由西方吹來強風。此晚我們停在水深16潄的地方。靠近一個礁岸，稍稍介紹此礁岸(clip)；位在一個海灣入口的西端，石灰岩沒有樹木，如果你由西邊或是東邊前往，水深在15或16潄，他有兩個小山丘，面海一個最高，高過兩艘船。但沒有那麼大。位於緯度…。

5月25日，星期三，早晨吹來西風，帶有清涼。我們再度啟航，我們航線沿著東北東海岸，護衛船Passiacatta號緊沿著海岸航行，由主桅上的平台上看到一張船帆在我們的航線上，我們派英國熊號去觀察是甚麼船。我們繼續航線。到傍晚，英國熊號以及Passiacatta號距離陸面還一大段。我們看見Poulo Cecir de Terra在我們的西北偏北約2哩，深度在14或15潄。決定收帆避風，不要經過Pandorang灣，因此在該灣前6里停靠。傍晚此島在我們的西北西和西偏北，水深11潄。Poulo Cecir比較淺的地方，在我們的西方水深50潄。早上，Pandorang灣大部分在我們的南方，我們在靠近岸邊約天亮前3小時再度起帆。

5月26日，星期四，今天我們航向海灣，看見英國熊號往海外朝向我們，快船Palliacatte號在海灣的西南邊海岸水深20潄的沙底的地方過夜，也離開海灣朝向我們。快船朝向我們來，然後航行前往Pandorn²³。在此行向上我們看到兩艘中國戎克停在那裡。馬上派小船saloup一個商務員以及一些士兵和船員前往視察。並將消息帶回船上，我們的船停在同海灣約6或7潄水深處。在海灣東方和東偏南的東北東角，在西南角的西南邊。在我們的西南西和西南偏西，有一叢約20棵的椰子樹。

商務員、船長們以及一些中國人帶一些禮物過來船上。他們是由漳州(chinchu)來的，約在3個半月以前離開該地，到這裡來做黑木(swaerthout)、牛角、象牙以及其他一些商品的貿易。帶來的商品有價值不高的粗瓷器、金線、海黃(armosijnen)以及其他貨物。他們沒有葡萄牙貨物，也沒有給葡萄牙人的貨物。沒有荷蘭人、英國人或葡萄牙人船隻的消息。哪裡有兩艘葡萄牙的護衛船(frgatte)在commorijn灣²⁴製造一艘戎克，有約100個葡萄牙人和混血人(mestisen)。議會決議夾板船老德夫特立刻前往去察看到底是怎麼回事，也去拿取水、薪材、木材，同時我們瞭解，這裡很少水可以拿到。其間也讓船員恢復精神，我們與夾板船以及新來的Nieuwroode閣下等待一直到7月10日。

聖尼古拉號將在30號前往馬尼拉將一些信件交給司令。當晚，前述四艘船前往commorijn灣。

5月27日，星期五，派一艘船去取水，也讓一些船員去恢復精神。中午一位高階商務員前往船來，說在海邊有一官員去找他，他是國王守海邊地區的高官。決定送給他一些禮物，即兩碼紅戎，1 witte betillie、1 zijde taffacil、

23 今越南南部（藩郎）所在的海灣。

24 今越南南部的金蘭灣（Cam Ranh）。



2海黃、一個schilt。並由高階商務員來招待他，承諾明天將會送一切東西來，牛、豬、羊與雞。傍晚我們的船員回到船上，帶回一頭羊，說是這個官員送的禮物。

5月28日，星期六早晨，一些商人前往陸地去察看是否東西來了。同日一些中國戎克的船長前來船上，送了兩頭豬、兩頭羊、兩罐燒酒以及4個劣質海黃（armosijnen）。中午，官員和一些商人前往船來，帶來兩頭豬、兩罐燒酒為禮物，並要求參觀船隻，參觀完船隻以後馬上回到陸地，我們向他發射禮炮3響。我們進入海灣兩、三纜繩長的距離，水深約5或6潏。

5月29日，早晨載送一些人員前往陸地，之後，我與一些商人也前往陸地去拜訪官員，登陸後沒有看到官員。中午有一艘船在外海航向我們。在中午我們回到船上，帶回6頭豬、一些雞、兩頭羊，是我們的人向當地的人買的。

傍晚，前述的船航向我們，原來是快船維多利亞號，帶來消息，他們在16號於Poulo Timon與Nieuwroode閣下分手，當時有Cruys號、公雞號、老虎號在。議會立即決議，馬上派快船維多利亞號再度前往Poulo Cecir去觀察是否前述三艘船仍然在該處，向他們通知盡快前往我們這裡來。若沒有發現他們，在那裡巡航找尋他們。晚上3點，看見前述3艘快船，供給他們兩個錨、1又1/2條纜繩、一頓肉、一頓五花肉、40隻母雞。

5月30日，星期一，派一些人上岸去買補充品。上岸得知一位官員到岸邊，找尋我們要我們作客吃大餐。於是與一些商人以及武裝衛兵登岸，到官員處，已經以當地方式準備好午餐，沒有甚麼特別的，煮了半頭牛肉吃。要求他准許其臣民攜帶補充品過來，我們將願意並很感謝的向他們購買；他說他將如此做，但是首先我必須先向國王致意，或者至少派兩名高階商務員帶著禮物前往。我們認為不妥，這位官員拒絕，說他將禁止貿易，我們將無法得到任何東西。並且拒絕已經答應我們，幫我們送信到Commorijn灣我們的船處的事。有一個人從國王處到我們這裡來，提到國王在一個寶塔處，離這裡只

有兩里。承諾我們明天一大早帶著我們要求自由貿易的信前往。

午後看到Nieuwroode閣下與前述4艘快船由外海入海灣，傍晚因為由陸上吹來的風，無法繼續前進，只有停船。與他們的小船(schuyten)到我們的船上來，帶來Nieuwroode、Hans van de Meldert以及一些商務員和船長的消息，他們的補給品很少，戰爭的子彈、帆、纜繩也很少，公雞號有44名荷蘭人、老虎號有31人、維多利亞號有21人、St. Cruys號有51人。感謝上帝，在Nieuwroode前往巴達維亞之後，我們沒有人員損失。

約中午快船聖尼古拉號由此地前往馬尼拉，有37人和相當豐富的補給品。

5月31日，星期二，如前日派人登岸，我們的桶(vat)裝滿水，並前往找尋薪材帶到船上。派兩艘prauwen順河流而上，去看看是否可以在村落得到一些補給品。

一些中國戎克的船長前來，要求我們給一艘王子旗(Prins vaen)做為通行證，好讓他們自由友善的前往漳州，我們答應之，發給一份通行證。

今日4艘快船航向我們這裡，中午以後，Nieuwroode閣下、Crook、Meldert前往岸上。傍晚，前述國王的人再來，說國王回他的住處，答應居民送一些補給品，但是沒有甚麼價值。往上，由西邊的河來了一艘praeu，帶了一些山羊、母雞；另外一艘在河流的東北，並沒有消息。Nieuwroode閣下和其他商務員到船上來，看起來沒有得到許多補充品，決定送一些禮物給國王，來看看是否可以得到更多的補充品。送3又1/2里耳紅羅紗(laeken)，一本書、鍍金邊的鏡子、4磅丁香(nagel)、12磅胡椒。命令所有的船補充水、薪材；快船維多利亞號停航做大清掃、將快船Cruys號的主桅帆減短兩尺。

1622年6月

6月1日，Nieuwroode閣下以及Crook閣下帶著前述的禮物前往登陸去送給國王，又有一艘praeuw從該河再來，帶來一些羊和母雞。



6月2日，星期四，早上派高階商務員Van de Wercken和低階般商務員Jan Peteyn前往官員處，住在大約離登陸處一里的地方，希望在那裡得到一些動物，他也答應我們要幫忙。送給這官員4磅丁香、10磅胡椒做禮物。其間我們盡可能的買一些補充品，也幫船找尋水和薪材。

傍晚前述的商務員再到船來，除了說該處有許多貨物，但他們並不想賣，之外，沒有什麼成果。受到官員很少招待，只講一些客套話。

傍晚派快船維多利亞號帶一封信到commorijn灣我們的船隊停靠的地方，讓他們能瞭解我們在這裡的情況。命令他們將情況也由這艘快船讓我們知道。

6月3日，星期五，派前述商人和tingans²⁵前往到該地的河流看看可以做甚麼事。傍晚回到船來，帶回一些母雞、山羊，並承諾明天將會帶回更多。得知van beer號的一位士兵逃離，據我們懷疑可能是巴達維亞城的自由民De Dodt，決定提供50里耳給原住民，承諾不管是死或是活，將此人送來，可以得到這些錢。

6月4日，星期六，早上，決定再派他們登陸，去為所有的船隻尋找水和薪材。傍晚看到海上有一張小帆，派快船St. Cruijts和公雞號前往去察看，後來此帆駛離視線，無法得知。又派公雞前往我們船隻停泊的commorijn灣去通知大家，依照決議，明天（5日）利用陸上吹來的風啟航，該船可以指揮他們，如同給他們的信中所寫的。St Cruijts在海灣附近巡弋直到我們到來，除非看到不熟悉的船隻，則依照我們給的命令來處理。

6月5日，星期天，早上，邦特庫從commorijn灣我們的船停泊的地方乘一艘小船前來，帶來消息說在那裡的船在哪裡補充水和薪材，食物也獲得良好的補充，並捕捉一艘小船，摧毀前述所提到葡萄牙人製造的戎克。

我們也在那裡捉到一名葡萄牙海員，相反的，我們的一名葡萄牙海也背離

25 Tingan用於內陸或沿海運輸的小型爪哇船。

我們逃走。我們在那裡暫停貿易，當地的人對我們展現敵意。

看到海面上一張帆，我們派船以及tingan前往察看到底是甚麼。傍晚將此船帶來，船隻裝滿藤和巨木，大約有8或9last²⁶。船中有8個人長髮留過頸看起來像女人，他們恭敬的方式講一些我們不懂的語言。

傍晚利用路上來風派前述的船再度前往commorijn灣，去告訴他們我們要在這裡多停一天，我們也瞭解邦特庫很難一天到達該灣。此天獲得很多補給。

6月6日，星期一，早上詢問一些島上知道所說的8個人的語言的人，來詢問他們是從何處來。說他們同樣語言的人到船上來，說他們是由交趾中國來的，要回到該地去。向我們行跪下來，頭和手都著地的禮。給他們米、肉以及魚食用。他們由柬埔寨帶藤以及樹皮。我們決定買他們的藤，因為我們非常需要。

再度看到海上有一張帆，派船以及人員前往察看，他們再度回船，並來回前述看到的帆船，是由暹邏前往東普賽，因為壞天氣以及風暴吹到這裡，不加麻煩他們而讓他們通過。

簡短介紹Poulo Ceicer, 以及海灣Pandorang Commorijn。

Poulo Ceicer這個地方是一個長方形的島，沒有樹木。大約有1/2里長，距離大陸約有2/3里。其間的水深約5或6潄，靠近大陸海岸水清可見底。此島佈滿礁岩以及石頭。在中央有分立的小山，如果位在你的西北西，可以看到往大陸方向兩個聳立對立的山，形成一個海灣或入口。這海灣的東南端是Pandorang的西南角，有一個適當的地方，沒有沙岸以及停靠地（anckergront），往入口約有一門炮距離，以看到沙灘以及好的停靠地。航向該角的南端，水深5或6潄，船可以在那裡停靠。

從此角到Commorijn灣約3或4里，一直到前述海灣的西南角之間並沒有彎

26 1 last等於23 擔，等於2300斤。



曲之處，除了高陡之地外沒有沙岸，如同Pandorang的西南角。越過這個角，則看到Commorijn海灣，你可以確信這裡有相當深的海灣可以停泊船隻。那裡有一個小島，但是從外面很難看出，一般可以由東北方出入，但是最好的出口是島在右邊(stierboort)。

這些住民臉型寬，身材中等，有點像中國人。頭部包著兩三圈的布。居民大部分是回教徒，一些信仰是相同的。在吃的方面最不相同。婦女上半身赤裸，下半身圍著一條小布，帶著種種吃的東西來賣。行為很像妓女，她們的生意做的最好。男人並不操勞事，也沒有甚麼嫉妒心。

在此海灣可以從井中取得水，薪材，但是沒有木料，全部多是灌木叢。如果要取得食物補充則送一些小禮物給他們的國王。如果找不到補充物，則要向他們的國王購買。特別是這裡的水牛、羊、母雞以及斑鳩，都可以用很便宜的價錢購買。一頭水牛價值約4或5里耳；一頭豬價值約1/2或1里耳；山羊價值約1/4或3/4里耳；母雞24或30隻價值約1里耳。

6月7日，星期三，早晨我們四艘船乘著路上的來風出航，一艘暹邏的小船也一起。我們沿著岸邊航行直到Commorijn灣。我們看到我們的船隊停靠在那裡，我們稍稍前往。前述的暹邏船沿著岸邊繼續航行。我們更靠近前述船隊時，看到一支小帆航向外海，我們收下大帆(marsseyls)，以前帆(besaen)航行，以便來等待船隻。前述的夾板船轉往停在那裡的船隊處。晚上看到一艘船在我們的下風處，藉著風前往岸邊，我們稍稍往前航行，以便能夠看的更清楚。看清楚該船隻後我們收帆，用小帆(steven)讓船隨海水流，到了午夜，利用小帆轉航向岸邊。

6月8日，星期三，早晨我們看到一張帆在岸邊，朝向我們航行而來，到我們身邊時，原來是快船維多利亞號，我們在本月3日派它到Commorijn灣，他說沒有辦法找到該海灣，也沒有看到任何一艘我們的船。立刻派此快船前往該海灣我們的船停靠處，去告訴他們為甚麼他沒有出現，並命令他們立刻前

來我處，我們將會等他們。晚上，快船再度回來，但是沒有與他們會談。

6月9日，早上艦隊出航，快船維多利亞號到我們這裡，說等待夾板船德夫特號，說德夫特號很難航行。傍晚此船來到，Bosschaert上船去看，認為此船損害太大，無法早到。

6月10日，星期五，夾板船與快船會合，趁著順風，決定起帆，夜間仍繼續生火航行，遇到強烈的逆流，如同我們前3天所遇到的。

召開大議會並且思考誰擔任征伐澳門的司令官，並且決定秘密議會中誰前往幫助登陸，誰留在船上，誰處理所有的praeuwen，戰爭中的軍火以及補給品。

看到一張帆在我們的前面，我們派維多利亞號前往，將他們的船頭帶到我們的船上，問他從何來，回答從暹邏來的，是暹邏國王的船隊之一，受命令派往柬埔寨。因為遇到暴風而無法前往。因為他們回去暹邏的航路遇到相反的季風，而柬埔寨與交趾中國（Choutehinchina）又是他們的敵人，因此不知要前往何處。剩下不足一個月的食物，說如果我們不幫助他們，他們將會死亡，要求與我們的船隊走，為我們服務。為了減少與暹邏國王不必要的摩擦，要求他們寫一張字據，尤其主要人物簽名，以便我們可以對暹邏國王負責。他說他們決定寫字據交到我們船上。到時我們再看情況回答，並命令所有的船隻注意Tingan，並且要保持清潔，整理所有的地方，以便讓武器保持乾燥。

6月11日，星期六，早晨吹來帶有涼意的南風，因為有對頭風，我們沿著岸邊航行。今天大議會決定，我（雷理生）為征伐澳門的司令，另外議員Bosschaert，隊長Hans Ruffijn和Arnoult Crook。留下來的船隻是Nieuwoord閣下以及Theunis Jacobsz Engels、Jan Hendricxz的船隻。

船隻、praeuwn、tingans的司令，由de Galles的船長Doede Florizs擔任。關於戰爭火藥由Zierikee大副(oppersterman) Jan Corn. Van Quadijck。關於供給



由Enchuysen號的Doede Pietersen。

決定將第二大隊的士兵分成三隊，每隊60人。

第一隊隊長，所有士兵的指揮Hans Ruffijn，中尉（luytenandt）Abel Berk曾經是領隊(vaendrich)，領隊Dirck Stadtlander，曾經是總督的護衛(lijschut)，士官Frans Janssen由海牙（den Haegh）出身。

第二隊隊長Christiaen Schellig，中尉Elias Rypon，領隊Hendrick Wielingh。

第三隊隊長Hans Jacobsz，曾經是中尉，中尉Jeronimus Halle，領隊Brent van Elderen，士官Kelder。

本隊船員分成六隊，每隊50名，這些隊伍的第一隊是：

隊長Jacob Constant，曾經是St. Cruijs號的高階商務員，中尉jan van de Piteyn，領隊Abram Cornelissen cuycken，士官Maurits Jonas。

第二隊隊長邦特庫（Willem Ijsbrantsz Bontekoe），格羅寧根號的船長，中尉Ritsaert Bertels曾經為士官，領隊Lourens Helt，格羅寧根號的低階商務員，士官Henninck。

第三隊隊長Isaack van de werken英國熊號的高階商務員，中尉Adriaen van son，曾經為士官，領隊Fredrick Crijnsen，de beer號的低階商務員，士官Abraham Cuys。

第四隊隊長Willem Andriese，原老德夫特號的船長，中尉Clemens Wanger，領隊…，士官Pieter Pietersen。

第五隊隊長Evert Hermanes, 原Galleas號的高階商務員，中尉Gerrebrandt Cunst，領隊Coenraet Cramer，士官Habs Jurrien。

第六隊隊長Dirck Vettingh，原快船公雞號船長，中尉Harman de Conninck，領隊jan den Berge，士官Adriaen van de Velde。

前述9隊共分做三個營隊，每一個營隊有三隊

一、前鋒營，大隊長Ruffiju、Isack van de Werken和Willem Andreissen

二、中鋒營，大隊長Schellinck、Jacob Constant和Vetting

三、後衛營，大隊長Hans Jacobsen、Evert Harmanse和Bontecoe

為了防阻任何不方便，決定每一個營分配6桶火藥，600火槍與子彈，每人兩盞長的火繩，每一個營多20包火繩。登陸三門砲，每營一門，並配有相當的火藥。命令Zierikzee號船上留40人、10名年輕見習員，剩下的水手組成50人的隊伍(vaendel)，有18名組成小船隊(vaertuygeh)，剩下4名以及10名見習員登錄，作為必須要的士兵或是其他。

格羅寧根號，船上留30名，10名見習官(jongens)²⁷，50人一隊，13人乘小船，其他預備人員7名。

老德夫特船上留4名，10名見習官，50人一隊，18人乘小船，其他預備人員7名。

Enchuysen船上留30名10名見習官，13人乘小船，另外42人成一隊。

Galleas船上留24名，見習員6名，13名乘tingan，另外留下來的20名分到各隊。

English beer船上留24名，見習員6名，8人到小船上，另外留下的39人分到各隊。

公雞船上留18名，見習員6名，4人乘小船，留下來的14人以及5名見習員分到需要的各隊。50人一隊，乘小船13人，其他預備人員7名。

快船Den Tijger船上留14名，見習員4名，4人乘小船，留下3人以及見習員六人備用。

快船Cruys號，船上留下15名，見習員4名，4人乘小船，剩下的21名以及兩名見習員分到各隊。

快船維多利亞號船上留12名，見習員2名，留下8名來分配。

27 見習員還不算是水手，未成年的小孩在船上學習，幫水手打雜的人。



快船palliacattar號，船上留12名，見習員2名，留下11名以及見習員一名來分配。

總共在船上的人員763人，其中生病 65人，見習員100人；另外有士兵201人，57Guseratten人，87班達人，總共 1108人。

隊長van de Werkrn號的隊長將從Cruys號調21人，de Beer號調29人到他的隊上。

隊長Evert Hermansz由老虎號調11人，palliacatta12人，Galleas27人，總共50人。

隊長Vetting由Enchuyesn號調36人，公雞號調14人，總共50人到他的隊伍上。

同時決定每艘夾板船、快船、Tingans也將裝備人員。Zierikee配6名武裝人員，格羅寧根號配5名，德夫特號配6名，Enchuysen號配5名，Galens號配5名，英國熊號配5名，公雞號配4名，老虎號配4名，St. Cruys號配4名。每艘Tingan配4名，Chaolupen配7名，來注意船隻的安全。

送出前述戎克人員的名冊，由這些人簽名。說他的戎克不適合使用，怕我們使用其船隻而遭損壞或喪失生命。關於這些事情，因為我們需要這些人，為了滿足他們的要求，並分配到船隻去。他們仍留在戎克上的東西，則造冊保管。並由Zierezee的船長Tonis Jacobsz. Engels，de Galeas的船長Doude Floris，老德夫特號的船長Willem Andriessen，公雞號的船長Dirck Vetting組織委員會，前往視察各戎克是否堪用，如果不堪用，則取消其職務。

6月12日，星期日，風和航線如前，在我們的西北方山上看到一座塔。

6月13日，星期一，風如前，我們的航線大約離開岸邊1又1/2或2里，仍然遇到逆流，傍晚看到Poulo Cata在我們的西北偏西約6或7里，我們約在緯度15度40分。

6月15日，星期三，早晨風如前，召開議會討論是否要早一點派一些快船

或是Tingans出發，如同總督閣下所指示的。議會決議儘量的托長派出時間，直到我們可以看到Chan chovan島，對於我們的船隊前往澳門比較有保障。

中午以後看到Dainoa島或稱海南島(Hainan)的西端在我們的北方，我們航向東偏北，我們在北緯17度44分，我們一直航行到該島的西端在那裡停靠。在該島的南方也有許多小島。

6月16日，風如前，帶有稍微寒冷，決定3隊士兵乘3艘船，尤其個別的隊長帶領，大隊長Ruffiju在Zzee號、大隊長Schellinch在格羅寧根號，大隊長Hans Jacobsen在老德夫特號上。每一艘儘快的前往澳門出發。帶隊的隊長依照其命令，帶領全隊分別在3艘船上。

隊長Dirck Vetting在Zzee號

隊長Isaack van de werken在格羅寧根號

隊長Evert Hermansz在德夫特號。

為了讓此3艘船前往該地登陸，每艘船可以使用一些小船如下：

Zzee號的小船配3艘Tingan。Enckhuison號和公雞號的小船完全用紅旗。

格羅寧根號的小船配有兩艘Tingan，英國熊號的小船配一艘Tingan，Enckhuison號有兩艘Tingan，所有的船用綠旗。

德夫特號船的小船配兩艘Tingan，Galleas號的小船配兩艘Tingan，一律用藍旗。

總共有7艘小船，12艘Tingan，司令Doude Floris，是de Galleas號的船長注意人員的登陸。

中午在北緯18度半，在海南島東方的小島在我們的西北約4或5哩，水深約40潄，我們航向東北東。

6月17日，星期五，早上南風帶有一點涼意。看到東南有一艘我們的小帆，派快船前往察看到底為何，若為合法的船就無傷害的讓他們經過，若是走私的船，則按照給予的規定處理。



他們持著白旗前往議會的船，原來是快船公雞號的一個船員，對軍官講粗魯的髒話，決定對此事情的處理與審判。對他的處罰可以見判決書。

同時決定葡萄牙人或是西班牙人，不管是士兵或是在船上工作的，或者是作為分隊的士兵，以及巴達維亞城分配給我們的一些犯人，均不准隨著征伐澳門的軍隊登陸，以確保他們不會投奔敵人，我們對這些人並不信任。

6月18日，星期六，有一點涼風吹過，我們看到一小島，約於東北偏北3或4哩。

今日有一艘快船開到船隊來，相當接近，只有一、二砲擊長的距離（Gotelings），因為相當靜，其船舵和槳，夜間很暗，他航向西北邊靠近岸邊。無法得知到底是甚麼船。

開大評議會，為了執行總督的命令，決定大船英國熊號，快船Palliacatta號及兩隻Tingans前往澳門，去觀察澳門附近的城市，那個地方最適合船隻（de boots）和Tingans登陸。同時也探尋什麼地方最適合夾板船停泊，來對此城市或城寨作最嚴重的攻擊，另外，派一位船長及商務員到艇Palliacatta號，一個商務員到艇維多利亞號，其理由如決議錄。

決議隊長Hans Ruffijn及8或9位士兵乘英國熊號，為先發部隊，到澳門附近，去執行總督訓令的各項工作，同時通知評議會，為聯合東印度公司服務。

傍晚，英國熊號，Pilliacatta號和兩艘Tingans向我們道別，儘速前往澳門，願上帝賜給那些人及我們航海安全。

6月19日，星期日，吹東南涼風。正午，到緯度20度，午後，看到Zanaoan島的最外部，我們將針路定於東北偏北和東北，深度28潯或29潯、泥地(moddergront)。

6月20日，星期一，早，位於前述島東南東，我們看到陸上方向有二隻帆，立刻派維多利亞和聖尼古拉斯號前往查看，看那邊得知是夾板船希望號，

5月時，希望號等4艘船在馬尼拉與司令Willem Jansan道別。另外尚有五隻船由該司令領導，即Bantam號、Haerlem號、Muyden號、Engelse號、和Elisabeth號。

來到當地的夾板船有忠誠號、希望號和兩隻英國船d'Pals與Bul。命令他們(bij haer gedestineert)前往澳門附近巡視，同時亦準備於6月底前往日本。

前述希望號的商務員和船長前到我們船上，得知他們的情況，他們與英國人到25日止，一起在當地諸島巡邏。決定調他們的大副(opperstierman)上船來引導我們到澳門，因為我們船隊中，尚無人曾經到過澳門，而以de Galleas的大副來交換。此晚，我們離開艦隊前往澳門，而希望號號留在當地巡視，或明日找尋de Pal號，此船被派與希望號會合，但已有15天沒有此船消息。若看到此船，則依給與的決定行事。若一、二日中未見該船，則跟隨我們，依決議到澳門。

6月21日，星期二，晨，西南南微涼的風，此日接近澳門前的島嶼，其海深約13至20潄，看到在西南南向有一艘帆，另外一艘中國帆，往我們這裡來，我們立刻派我們的Pranw及一艘Tingan，裝備士兵前往，來看看到底是那個人民，若是走私的人(onvrij luyden)，則將他們帶到我們這裡。

在此島附近有相當的風暴和潮流，雖然我們努力的想操縱此船，但船恰如無槳般讓船無法行進。本日，追上先發的英國熊號和Palliacatta號。

我們的Praew回來，並帶著兩名前述船的中國人，他們載著鹽，由安南要前往廣東，我們無害的讓他們前去。

這裡有許多小島，沿著這些島，安全操左舷(bagboort)13至16潄的水深前進，同日晚停於水深9或10潄之處。

6月22日，星期三，晨起錨前往澳門，看到先前出航的3隻船，即忠誠號，由司令Willam Janesn的副司令la Fevre所乘，另外兩隻英國船de Pals和de Bul。約正午到達澳門的外海，立刻召開大評議會，決定派快船數隻及其他船前往視



察此城，並測量在多遠可以在船上砲擊此城，並且依訓令與中國人會談，而派Bosschaert閣下、隊長Schellingh和Evert Harmansz乘老虎號（aen Tijger）和維多利亞號到此城的東方中國人社區，帶著和平旗(vree-vaen)去和中國人談。

快船公雞號以及Palliaeatta出發前往城的西邊，去佔領水道mallaex，另外也測量水道的深度以及觀察該城。此事交由 希望號的船長以及公雞號和Palliaeattah號的議會人員負責。

另外派兩艘chaloupen和 一艘tingan，盡可能靠近該城市來觀察並測量水深，此事交由隊長Ruffijn和Donde Floriszde以及英國熊號的大副負責。

同時la Fevre和議會人員到我們的船上來，我們將總督的指示給他們看，同時也決定，如果他們的人員充足的話，則每船出士兵組織一隊50人的士兵，幫助我們前往澳門登陸作戰。

派去的代表們再到船上來，他們並沒有與中國人會談。因為中國人並沒有出現。前往去調查的代表帶回好消息，夾板船格羅寧根號，d'Gallias號，英國熊號可以充分的接近城市來砲擊。在觀察之際，有20發大砲打向該小船，但是完全沒有打到。

聽到前述報告之後決定延長登陸時間一天，因為忠誠號和希望號距離我們一哩或是一哩半，我們無法迅速出兵，毛瑟槍與手槍也不夠多。

今天有大雨，派去公雞號和Palliaeattah號的兩艘tingan再度回我們這裡，準備明天和士兵一起登陸。大議會開會決定，格羅寧根號，d'Gallias號，英國熊號盡可能靠近城市，船隊並在那裡停留。快船公雞、老虎、維多利亞和Palliacatte號於明天早上天亮前一個小時啟航前往沙灣，我們要登陸的地方，準備明天早上掩護士兵登陸。

另外決定不要浪費時間，我、隊長Ruffijn、van de wercke、Evert Hermansz Constant、德夫特號的船長、Hans Jacobszr再一次的去觀察城市，結果沒有比城市東邊的沙灣更適合登陸的地方，因此決定明天清早於該處登陸。

本日，d'Gallias號和格羅寧根號出航到城市前，並在城市前測量深度。在城堡上的敵人立刻向船隊開砲，同樣的，我們的船隊也向城裡開砲，直到深夜。

6月24日，早晨，趁著黎明的晨光，我們約有武裝士兵600人乘船前往前述沙灣，因為無風，讓前述的船很難靠岸，因此利用小船划向前述岸邊登陸。在該處敵人已經築成沙牆(loopschans)，約有兩百名武裝士兵在裡面。他們用火槍猛烈的向我們射擊。但是對我們並無多大影響，我們的小船及我們的人員直接前往岸邊。

我們的人員登陸，將他們擊出沙牆逃走，我們立刻佔有沙牆。在登陸的時候，我的身體中槍，Crook手臂中彈，敵人有許多死亡以及受傷。

佔有沙牆之後，隊長Ruffiju以及其他小隊長準備乘勝追擊，追逐逃亡者到距離城牆一個火槍射擊遠的距離，敵人在城內分做不同的數隊分別向我方猛烈攻擊，並由城內用大砲射擊我們。大約經過兩小時，雙方在山上以及山下不斷攻擊，我們也數度將敵人逐回。後來因為命令要繼續運送的火藥沒有來到，在沙灘上的隊伍也毫無秩序。雖然一位重要的人員Bosschaert，沒有給予任務，在我不在時留在那裡督導，但是他沒有為公司盡多少力，留下最為後衛的兩隊，也跟著逃亡。

由於我們的人不斷的在城外射擊，火藥開始減少，火藥與水的補給也不夠。隊長Ruffiju指揮的分隊有一桶火藥爆炸，一些我們的人受傷，敵人看到此，猛烈向我們攻擊。我們的部隊因為彈藥不夠而開始逃亡。他們被逃到岸邊，在哪裡我們有許多人被射死，有許多人被淹死。

只要有20或30火槍手掩護，就可以輕易乘船逃離，但是，由於我們兩隊後衛的逃走，我們有70餘人死亡。我們很多人的武器以及一門炮失落，而且許多士兵受傷。在此次攻擊損失136人，另外126人嚴重受傷。

損失10隻旗子、7名隊長、4名中尉、7名旗手(varendrager)、7名士官、9



名喇叭手。他們是隊長Every Hermansen、de Galles號、公雞drick Vacht號的高階商務員、希望號的低階商務員、德夫特號的船長Willem Andriessen，公雞號的船長Dirck Velting，隊長Ruffiju、Hans Jacobsen，以及日本人的隊長，我們的士兵相當悲哀的上船。

又召喚d'Gallias號和格羅寧根號由城市之前回到艦隊來。d'Gallias號被砲打了25、6回；格羅寧根號被砲打了6、7回，他們也由船上向城寨以及市鎮發了350枚砲，敵方也由市鎮向船上發了100至120枚砲，有一半打到船隻，但是人員沒有什麼損傷，並不超過4、5人。

6月25日，在英國熊號上召開大議會，決定快船公雞號以及一些代表持和平旗前往該城市，去瞭解是否可以用我們捉到的人換他們捉到的人。並決定依照指示，前往南澳與中國官員會談。由Nieuwoord和Bosschaert為代表，乘快船公雞號以及維多利亞號立刻前往。

6月26日，在夾板船 Zzee號上召開大評議會，決定派夾板船英國熊號快船st Craus號於明日前往南澳（Iama）島及漳州（Chin Chu）和澎湖去巡視。而夾板船希望號、尼古拉號和Palliacatta則留在澳門附近來注意敵人的船。

同日，夾板船忠誠號、d'Palsgaef和de Bul前往日本，在夾板船希望號和掠到船（Prijsken）留在當地，對此掠獲船，我們承諾付給英國人的份200里耳，忠誠號裝備20人，又交付給我們每桶一百磅的火藥20桶，一百包日本米及其Chaloup。

6月27日，夾板船英國熊號和快船st Cruys號離開，剩餘的船亦起航，稍稍駛離澳門。

6月28日，召開大評議會，提到因Nieuwoorde閣下尚未來到，是否要留一艘船在此等他，而其餘之船前往澎湖，到那裡圖公司的利益。決定由夾板船格羅寧根在該地等待，其餘之船前往澎湖。而Bosschaert閣下要換船到希望號，並乘此船和快船在澳門及附近諸島巡視，並為評議會會長。

傍晚，Nieuwroode閣下和其兩隻快船再度回來，到我們船上來，並帶來Lantou²⁸中國官吏的回話，說他們無權指定當地附近之地給我們，海岸地帶（Zeeplaets）因為看守海上的敵人，而時常派兵艦駐紮。同時也不敢公開向廣東的中國官員或一些主要的中國人說。對於我們要攻打澳門的葡萄牙人之事，不需怕在那裡的中國人，他們應該不會有一點反對我們。這些人亦會高興我們在de Ladrones島附近有一便利的場所或定於澳門。對國王來說一切一樣，向我們和葡萄牙人一樣收取稅收。前述送往Nieuwroode的官員為海軍艦隊司令官（Admirael），一位和氣說話的人，對我們關心的樣子。但對我們的要求，除了派他來之官員之外，不敢向別的官員說，並提到若有別人知道他向我們說的話，他遭受到麻煩，而要求Nieuwroode和其快船立刻離去。

6月29日，今天我們的船隊Zierikzee號，老德夫特號，Enchuyseijn，d'Gallias號，快船公雞號、老虎號、維多利亞號以及由夾板船希望號掠奪到的小船出航。因為天氣不好和海流，我們的前進很少，因此，我們必須再度停船。今晚我們再度啟航，另外格羅寧根隨行，藉由神的幫助，前往佔領澎湖。今晚再度停留於澳門西南南的小島。

6月30日今晚航行離開該小島，風吹西南南，帶有一點涼。我們航向東以及東偏北。今晚吹南偏東的風，帶有一點涼意。

1662年7月

7月1日，早晨風如前日，這天有忽然的驟雨。中午看到白石島（Pedro Blancko）約在我們的北方3哩處，水深5到26潔，我們將航路朝向東偏北。

7月2日，今天吹西南風帶有一點涼意。傍晚我們看到中國陸地在我們的北方約6或7哩，我們測量深度約4到25潔。我們認為那陸地可能是南澳島的一

28 Lantou位於廣州灣口右岸。



角，但是我們看不到南澳島，我們將航路定向東偏北與東，航向澎湖。

7月3日，風如前，我們航路向東，水深度約，20、22、24潄，白沙。

7月4日，微涼的西南風，晚，航路東偏北，依星座，緯度23度，晨看到2、3隻帆，派快船維多利亞前往，但因無風而無法追上他們，我們認為那些是漁船，水深15到32潄。此晚，看到澎湖島的最南端於我們的東北偏北，訂下航路前往，強烈潮流流向北方，夜半，靠近該島，約於30潄處停泊。

7月5日，早晨天氣平靜，大副駕駛Chalooop前往最南方的島嶼去視察，是否有機會讓我們的船在那裡停泊。水手回來告知，是一個小島，直徑大約半哩入口處約半潄，沒有可停泊的地方。中午由西方吹來一陣涼風，助長潮流。我們再度啟航，由島嶼的中間經過，因為無風以及逆流，我們將航路朝向最南島的東北方，水深20潄。

7月6日，今天吹北方來的風帶有一點涼意，再度啟航，英國熊號再度跟隨我們，它在27日於澳門前與我們分手，與快船St. Cruijs一起前往中國沿岸巡邏。午後吹來強烈冷風，我們將船朝西方航行。

7月7日，早上風向多變，我們航向東南。晚上吹來強的西風和雨，我們的船航向南方。

7月8日，風和天氣與前同，時有時無。

7月9日，早晨風吹西南南，強烈的驟雨，仍然和別的船在一起。De Gallen號，在我們的下風處（in de lijn）迎風處，在船桅上掛一張小旗表示他們遇到危急。看到此我們的船航向他那邊，雖然我認為是僅僅因為船漏水的關係，我們仍派一名水手乘小船到該船上去察看狀況。小船到達該船時，他們說的很難用抽水機(pompen)以及水桶(balien)保持他們的船浮起，另外主桅也將傾倒。我命令如果Galleas無法浮在水面，船員要逃離的話，以人命為先，其他貨物不需要搬上來。因為天氣不好，海浪很大，小船有可能沈沒。但是我們仍然不想放棄它，今晚仍然繼續注意，希望上帝仍然憐惜我們。決定無法再做

甚麼事了，我們將會日夜注意它。如果在夜裡該船無法浮在水面上，則舉三次火，我們將隨時注意之。²⁹

我們的小船回來之後，我們的船隊再度朝西航行。天氣仍然不好，我們因為看顧de Galleas號太久，在船隊下風的船老虎號已經遠離視界。

7月10日，星期日，正午，我們在澎湖群島最大島南端約3分之2濶的小島下，約一毛瑟槍射程的距離停泊，決定由de Gallaes號上將戰爭用的砲和火藥移出，看見在島嶼之間約有10隻戎克，為了與他們談話，我們的船長乘Chaloup船前往，他們比Chaloup更快的離去，而無法相談。又看到兩隻船停於澎湖灣內，我們派一名隊長和一艘Tingan前往，但他們看到Tingan後則揚帆而去。隊長從陸上帶一名中國漁夫到我們船上，他說那些均是中國戰船。派快船維多利亞先發前往澎湖島的海灣，此晚於該處停泊，等待我們的船。晚上，派船長Tunis Jaccbsz Engels和Chaolup前往此灣，去視察什麼地方最適合我們的船停靠。

7月11日，星期一，晨，起帆前往該灣，約正午與夾板船Zzee停於8濶深的粘土處（stickgornt），立刻用小船(schuyt)划向該小廟³⁰，在那裡看到3個中國人看守小廟。在同處看到山羊、豬數頭和4頭牛，說在島的北側居住一些漁夫。

7月12日，星期二，晨，派快船公雞號、維多利亞號和Cleyne Hope號到小廟附近的砂灣，在那裡清理，並取各船所需之水。整理完後，又派一些士兵在此島巡視，何處是築城塞最適合的場所。更往西，看到海灣西灣有5、6艘前述的戎克停泊，但因為我們只有5、6人，所以認為不利前往他們那兒。

29 此船後來無法使用，在8月1日決定將他解體，帆、纜繩、錨提供給狀況不好的快船使用，木料與鐵則用來建設城堡。船長則到去公雞號當船長，因為前任在攻打澳門時死亡。

30 現在澎湖媽宮廟。



7月13日，決定由Nieuwroode和Jan Henricxz Sael及30或40士兵前往看看是否那些戎克仍然停在那裡，而得以與他們會談。他們到達時，發現戎克仍然停於附近。中國人馬上逃到戎克上，而Nieuwroode持和平旗前往。他們看到此，乃再度回到陸上，到Nieuwroode和Sael處來會談，並問，為什麼我們帶這麼多船到此地來？回答之，為了尋求和中國貿易，同時尋求一個可以定居的適當地方。他們對此並無回答，而前往船上與其首領談，而其首領立刻登陸，對Nieuwroode和Sael表示好意，並請求我們和船一起離開，前往福爾摩沙島，說那裡是對我們來說，很好的地方，並願提供戎克船一艘及引導水手，於近期前往此地視察，並答應他們於明日到我們這裡來與我們直接談。

7月14日，星期四，晨召開大評議會，決定通過決議錄。看到前述戎克於島的北方，往更北方的海灣入口。我們看到他們不往我們這裡來，因此，決定派一位守小廟的中國人和翻譯一人及Meldert乘Chaloup前往上述戎克處，再一次向他們告知到我們這裡來。當Chaloup靠近其船，我們的人手執武器，經由翻譯向他們喊叫，我們只為友誼而來訪問，要來與他們相談，沒有其他意圖。如此，Chaloup才得靠近其船。如以前，他們答應派一嚮導，但不願到我們的船來，其首領說沒有準備新鮮的食物給我們，他與Meldert一同派一位主要人物到我們這，帶我們到其家，去那裡捉一些羊、雞和其他東西。於明一早上準備熱烈招待我們。中國人和Meldert一起到船上來，向我們致隆重的敬意，說於明日晨率戎克到海灣我們的船附近來，來到福爾摩沙找尋一個良好適合我們的地方，為此，如前述，派一艘戎克和一位熟練的水手嚮導來。又要求我們和Chaloup前往其首領之家，捉如前述的動物如雞等送往首領處，我們答應他到其房子，將所有羊、雞帶到戎克上，在房子上只留下一些粗磁器。

7月15日，星期五，等他們，但卻沒有來，決定派兩位中國人，帶著chiap即友誼的象徵前往。但因為遇到強風，戎克船被吹出海外，而無法看到他們。已經有足夠的時間讓他們到我們這裡來，但他們除了以言辭來騙我們外，並沒

有來。傍晚，看到島的東方有一艘帆，在那兒停留，並沒有決定派人前往。

7月16日，星期六，晨吹北風，強風下雨，看到前述之船尚停於該處，無法立刻派船前往，儘量用錨繫往諸船。我們捕掠的二隻葡萄牙船被海水打上岸，但意外的並無多大損害。風由北西轉向南，強風不絕，因而港外之船陷於困境，許多船與貨將有損失的可能。

7月17日，天明前天氣回復平穩，派船長和大副前往陸地最高點去看是否前述船仍然停泊。到陸上時，看到那些船仍然停泊，馬上派大副帶船前往觀察到底為何船，我們想可能是老虎號及St Cruys號。

船手率前述之船的人來，為老虎號，喪失兩個錨，兩條纜繩，僅剩下一個錨和一條纜繩。

7月18日，星期一，晨派老虎號到海灣小廟邊，去清潔並修理，同時隊長和翻譯及士兵數人到陸上去觀察，往島的北方去看是否有很多中國人，來與他們相談，並詢問是否有一中國人曾經到過福爾摩沙島，是否得知該地有良好的港，此晚，隊長派一些士兵到我們處，士兵帶來消息，他們發現兩個村落，約有50或60名中國人。

7月19日，星期二，晨隊長和翻譯再度回船，他們沒有發現曾經前往福爾摩沙的人，但仍堅定的說，不須懷疑，前述的戎克在2或3天內，會再到島來。

本日，夾板船格羅寧根和英國熊號離去，到漳州和澎湖之間巡視。

7月20日，星期三，早晨公雞號修理完畢，因為強風浪大，將船打向高地，派很多船前往去拖他，但是因為水太少而無法成行；夾板船格羅寧根和英國熊號仍可以見到在海灣口，因為強烈的潮流與風而無法出航。

7月21日，星期四，晨一位中國人到我們船上來，他曾於兩年前往福爾摩沙島捕魚，共說他熟知該地方，說到在大員灣有一個好的停泊地，並有足夠的水深讓船進入。我們答應他，若帶我們去觀察那個地方，及其四周之地，我們給50里爾。



本日，快船St Cruys來到，他本月8日在中國沿岸與一艘中國戎克作戰，射了48砲，但該船不降服，據他們所說，因此，迫使St Cruys放棄，無法將之捕拿，同時入夜，風強、水淺，也是理由之一。

由22日到25日沒有事情發生，只是經常利用滿潮時間設法將公雞號引到水中，我們已經移動了約半個船身。又因風及水流強，波浪高的原因，沒有機會用船或Tingan到任何島或福爾摩沙去。為了使到各地視察不致遲延，已準備好Cruys和維多利亞，準備前往各地。

7月26日，星期二，晨我和兩位大副及快船Cruys和維多利亞號前往出航，並帶著中國人水手嚮導，來更確定我們可以到各處去。視察在澎湖大島的視界可以看得到的各島視察，但是沒有看到便利又良好的港口。

7月27日，星期三，晨，北風，前往福爾摩沙島，正午，接近福爾摩沙島，約離大員港北邊2公里，往該港前往。靠近時，我和Chaloup先發來測量水深，到約離陸地3分之2哩，發現僅有2又2分之1潄深，對戎克船發出停船的信號，而Chaloup進入港灣，其邊水深不過10或12呎，但此時為最低潮，進入港灣，發現一很好的地方供船停泊，其深約6、7或8潄，是一個長約三哩的大灣，除了灣的入口外，水不致太深，在可停泊處為一圓形的形狀，寬約一個砲射程，水深10、8或5潄。港的入口寬約大纜繩長。在測量深度後，為不浪費時間，立即回到戎克船上，因此地沒有機會讓我們的大船進入之因，立刻前往離大員東南約7哩的Mackan，因中國人向我們說此地為好的港口，但依他說，只能有8或10隻船進入。

7月28日，星期日，天明時，我和一位水手乘Chaloup往前述之港，到此，發現不適合一快船進入，因為其入口不超過一艘船寬，兩側均斷崖，在滿潮時不超過13呎，港內寬約二分之一纜繩長，其周圍為牡礪礁，低潮時乾燥，其長約二哩，不適合船的停泊。陸上長滿灌木和雜草，沒有適合做薪材和木料之材，而看到在高山之上有許多樹木，但是不好到達。

在觀察及測量後，再乘Chaloup前往戎克處，看到在我們西北方5或6哩處有一島嶼，我們沿著岸邊前往該島，在正午時到達該島下方約28潄，離陸地大約一纜繩長的距離處停泊。看起來是一個肥沃之島，有許多椰子樹和其他種植地，但沒有看到人。想派一些士兵前往陸上查看，而翻譯不願意。據說該處約有400人以上，為兇惡且吃人，他們為了找人，常將自己隱藏起來。約3年以前，有300人中國人被殺死。因為我見該處並非一良港，乃中止上述的查訪，該島之大，其周圍大不超過一哩，位於福爾摩沙島南端一哩之處。

不斷地吹北風，於是再度乘快船前往福爾摩沙島，但沿著所有大員島沿岸，沒有發現良好的港口，可以使快船和夾板船順利進入，入口處於退潮時，常為乾燥的沙地。

7月29日，星期五，吹由南邊來的風，沿著前述海岸北走。晚上，停泊於約大員南方3哩處。中國人水手嚮導提到福爾摩沙西南沒有優良的港口。同時我也考慮到，大員北方相當多暗礁，特別於港口2到3哩處，使船或快船出入很危險，乃決定再一次和船手前往測量深度，我們半夜出發。

7月30日，星期六，天明時到達港口，發現如以前所視察一般，在落潮時港內為12呎，計算滿潮時，應如以前的15或16呎。此地靠海邊多沙丘，時而看到短灌木叢，內地較高之處有一些樹、竹子，但很難到達。若於港口南方蓋城堡，在得到材料上，將是好地方。而在此建城，船的入港將有困難，此港每年有2或3隻日本戎克前來貿易，依中國人說此地有許多鹿皮，日本人向原住民購，每年也有3或4艘中國戎克帶著絲貨來此賣給日本人。除了一位漁夫外，我們找不到任何人，但亦無法與此漁夫溝通，此港由葡萄牙人命名為Lamangh。

本日又再度前往我們的戎克船，因為我們在此福爾摩沙島並未發現一個如在澎湖的大島中可找到的適合港口，我們決定回到大船處，此晚，們的二戎克船到我們的夾板船處來。



7月31日，星期日，評議會召開，我報告視察經過，決定已經到各地視察，在任何能夠找到一個最適合港口，希望明日每人帶其建議到評議會來。

1622年8月

8月1日，星期三，晨，大評議會決定通過決議會，正午後，數位商務員一起前往陸上，來看看前述之島西南端要建城塞之地。

8月2日，星期五，晨帶著勞動者前往陸上，開始進行築城工作。

8月3日，星期三，傍晚，由曾到陸上最高點的士兵得知，曾看到4張帆。

8月4日，星期四，晨，天明前，派前述士兵和一位水手到陸上，去觀察是否帆船仍在，回船時說看到船仍在島的北邊，立刻派快船維多利亞和一艘Tingan前往北邊港口去看到底是什麼船？

8月5日，星期五，晨，前述二隻帆到我們這裡來，即快船Cleyen Tholen號和Sinquapura號，據他們說曾在澳門和希望號以及兩艘快船在那裡。他們將den Sampson號留在那裡，因為它的槳壞了，留在那裡修復。之後，立刻到我們這裡來。同時，Bosschaert閣下有六箱錢，為了更安全起見，將之移到夾板船希望號。

此是決議會決定通過決議會。

8月6日，星期六，晨，快船St Cruys前往日本，而快船公雞號、老虎號、維多利亞號前往中國沿岸。

8月7、8、9、10日，沒有什麼事發生，我們專心從事築城的工作。而我們對城牆是以石建之，但因材料難以得到，決定內城以土築，外牆則以草皮來築，我們在當地無法找到更好的材料。

8月11日，星期四，看到兩帆，派我們二隻船前往，接近時發覺是中國的戰船。

8月12日，星期五，開大評議會，決定通過決議會。

本日看到在我們南方有兩張帆，立刻派快船Sincquapura號和德夫特的水手及一艘小船前往。

今天，一中國人由中國漳州官員派來到船上，同時帶來快船停在漳州灣的Meldert的信。前述中國人帶來小壺中國啤酒，600個蛋，一些檸檬水、砂糖兩籠，李子一籠，我們全部向之買收。他並說預定明日出航，並要求帶一封回給Meldert的信，因而交給他一封給Meldert或在那兒評議會的信。

8月13日，星期六，近正午，前述兩隻船再度到我們這，而金獅號和Sampzon號亦由巴達維亞來。

8月14日，召開大評議會，決定的事情如決議錄。

8月15日，星期一，早上快船Cleyen Toolen號和Chinkapura號³¹啟航。Toolen號前往日本；Chinkapura號前往中國沿岸在漳州河將信交給Nieuwoorde或是議會。

8月16日，星期二，無事。

8月17日，星期三，晚，公雞號到我們這裡，此船在本月6日，與快船老虎號，維多利亞號並往漳州去向漳州人說明我們指示的第29條。依Meldert的報告，在7日已到達該河，而在此處停泊的數隻戰爭戎克前來，問他來此的企圖，回答來與中國官員會談，又帶一封中國人托我們轉給他的信。他們立刻回去向中國官員報告。8日，漳州的中國官員到Meldert的船上問其來的目的。依總督閣下的訓令對之提示，並將前述之信交給他，他答應10天內回答，但卻未回答，而再度到船來，說此並非他的責任，而是居內地中國官員之權責，來約需50日的時間才能回答，但除非我們離去，否則此事將不會進行。因此，我們回到澎湖來，條件是在50天內將其回覆帶到澎湖來，而以12日為50天的開始計算，而後，我們離去。

31 此船即Sincquapura號。



8月18日，星期四，中午，在本月6日和公雞號和老虎號一起離去的維多利亞號，今天回到我們這裡來。

8月19日，晨，雨強，因為築城塞必須延時，此晚看到一艘帆，但不知是何種船。

8月21日，星期日，晨，一艘曾在漳州河的戎克來到，據他說，中國人企圖追逐他們，來了14或16隻戎克，用暴力要將之驅逐。我們見到此，乃離開漳州河而來到澎湖，傍晚，大評議會召開，決定通過決議錄。

8月22日，星期一，晨，快船 維多利亞號和Sincqupura號出帆前往島的南方，去視察並等待夾板船 希望號、快船尼古拉斯號和Polliacatta號，並將之帶到這裡來而出帆。

8月23到27日，沒特別之事，而與所有的人進行築城。

8月27日，星期六，看到在南側有5張帆，他們可能是希望號、尼古拉斯號、Polliacatta號、維多利亞號和Sincqupura號。

8月28日早上見到上述5艘船，他們可能是希望號、尼古拉斯、Polliacatta號、維多利亞號和Sincqupura號。

此日，快船Polliacatt號進行停泊，同時Basschaert閣下在其中，他人乘Chaloup來到陸上，說，其他4艘船為希望號、尼古拉斯、維多利亞、Chinqrapura。他今日晨由希望號離開，在澳門沒有特別消息。帶來30隻雞、8頭牛、家畜數隻和5隻鵝，願上帝保佑其子民。

8月29日，星期一，晨，快船尼古拉斯號、維多利亞號和Sinqepura號來到。

8月30日，星期二，晨，夾板船de Goede Hoop號安全到達。

本日召開大評議會，決定通過如所見的決議會。

1622年9月

9月2、3日，除了動員所有的人持續盡力築城工作和清理Sinquepura號之外，沒有什麼特別事情。

9月4日，星期日，召開大議會，所決定之事如決議錄。

9月5日，召開大議會和軍事議會，決定如何處罰犯人。

9月6日，星期二，強勁的北風和雨。

9月7日，星期三，晨，吹東風，快船公雞號、老虎號及維多利亞號前往漳州河去視察是否中國有準備艦隊；又盡其最大的力量，能和漳州或附近之人會談，使之承諾帶金錢或一些中國的東西到我們這裡來。

9月8日，星期四，早晨，沒有甚麼特殊的事情，繼續建築前述的城堡。由於季風變化，很多人生病，大半是腹瀉(root melisoen)

9月9日、10日，星期六，晨，快船de Cleyne Hope號由此前往巴達維亞，帶著信給總督，上帝將會賜給他航海安全。傍晚，見到一小船，可能是魚船，但因逆風無法進港。

9月11日，星期天，沒有甚麼特殊事情。如前述一般繼續城堡工事。

9月12日，星期一，早上召開大議會，所決定之事如決議錄。

接近正午，一艘中國舢舨或是prauw前往我們的船來。其中有一人是中國官員所派的僕人，他在此之前曾經來一次。帶回一封信，是前次我託他帶給在漳州河的Meldert，說並沒有看到他，也沒有看到任何一艘我們的船，因此，他再度回來將信交還給我們，也帶來一些中國啤酒以及補給品，我們用4又1/2里爾向他購買。我們也懷疑他到此地的目的，是來察看我們的狀況。

9月13、14日、15日，沒有甚麼事情。有強烈的北風和雨。

9月16日，星期五，城堡的胸壁數處以及中堤毀壞。

9月17日，星期六，開始再度修築前面毀壞的胸壁與中堤，用我們盡量可找到的柱子來支撐。



9月18、19、20日，除了有一處胸壁外牆倒塌之外沒甚麼事情。

9月21日，星期三，開始將數門大砲運上陸，準備置於城之上。

正午時分，看到海外有兩隻帆往灣內前進，為7月21日派出前往視察的夾板船格羅寧根和英國熊號，帶來約250根小圓材，為約於緯度28又二分之一之處所得，他們發現那邊有一好的停泊地，而中國海盜聚於那兒。他試著與中國海盜取得談判，（海盜）表現出友誼，並送他們一些砂糖及其他食品，他們向Nieuwroode要求，和我們兩隻船前往一小村，將之燒燬，同時向Nieuwroode承諾，若有一些收獲，將部分給與。而我們的船什麼都不需做，只在那裡等等他和其部下攻擊上陸。Nieuwroode以因為並未與中國宣戰，不能如此做而拒絕之。之後，向我們要求一張執照（pas）以便能夠到澎湖我們住處，Nieuwroode給他執照，他並承諾在6週內前往澎湖。

以後，Nieuwroode在此停留約6週，之後離去，兩隻船有23人死亡，來到此地時尚有許多生病的，本日傍晚，夾板船格羅寧根號安全到此。（讚美上帝）

9月22日，因為無風，英國熊號無法出航。

9月23日，我們看到兩張帆，但不知道是甚麼船。我們懷疑可能是6日我們派往漳州河的船。但是因為強烈的北風，所以我們無法派船前往察看。不久他停靠在英國熊號的旁邊。

9月24日，星期六，晨，持續不斷的暴風，中止，風稍止，午後，快船公雞號到達，其船首大半損壞，同時又得知，在6日和公雞號一起前往漳州河的快船老虎號被暴風吹到南方，而其錨斷裂，於漳州河附近擱淺，但人員均得救。而前述公雞號也陷於相當的危機，僅用最後的纜繩繫住。風雨停後，他們航上陸來視察是否能救出一老虎號的東西。在陸上遇到一個叫王守備(Oansoepy)的中國官員，對我們表示相當友誼，承諾於老虎號救出的東西將送到船上來。他們做了，但只帶了一些砲和薪材。

前述官員受到漳州的大官派遣，和一些入乘4艘戎克到澎湖我們處，帶了一封前述大官的信，交付給我和評議會，但不知其內容為何，並表示與我們的船一起走，也如此做了，但因強風而折回。

本日，夾板船Zzee的大副取代前述老虎號無能的船長Claes Maertensz，他在16日於公雞號內死亡。

9月25日，星期日，晨，夾板船英國熊號來到，此船與格羅寧根號共同出航，而快船維多利亞號與公雞號一起出航。

25到28日除從事城塞工事外，無其他特別事情。

9月29日，星期四，晨，看到4張帆由海外航進，正午，發現是快船，與Meldert由漳州河而來，我們立刻派3艘Chaloupan和一些代表前往，到那船，有一位中國官員在那裡熱心的招待我們，我們回船時，帶數位主要的中國人對我們說中國官員明早將到我們船上。前述戎克在午後停泊於海灣靠小廟處。

9月30日，星期五，晨，隊長（Cappiteyn）Schellingh率一隊士兵進城，任命中尉Eliars Repon和領隊Dick Statlander新職。

中國官員及一些將校到我們船來，他們是由在漳州的大官送來的，並帶一些禮物、緞子兩捲、兩個扁平疊著的小緞子、一頭豬、三個小箱子、兩壺麵包。我們盡可能的招待他們，但因為大官交給他們的信沒帶來，要求我們明早到小廟旁去拿書信。

傍晚，與其部下數人一起回到陸上，在他離開時，放了幾聲禮砲，夾板船Zicksee放5聲，其餘船和快船各放3響。

1622年10月

10月1日，晨，我們和仍留在船上者一同前往陸上，途中，我們遇到一艘舢舨，是中國官員為了再一次招喚我們而派來的，到他們的船時，其船的砲和其他船的砲均放禮砲。登陸時，又發射數發，其士兵用他們的方式排成戰時隊形，仍然在船中的中國官員立刻乘其舢舨帶著信上陸。此信依其習慣，在



大傘之下被運走。前往小廟之旁，在那有小茶几，放一頂帽子，其上插兩根箭令（pijlen），書信放在其間。此箭令表示司法及其由上級而來。

其官人和其一位最主要的人於紅色布上，雖不進行許多儀式。之後，鞠躬觸在地上約四分之一小時。此後，遞過信，對我們宣讀，而我們聽不懂內容，乃要求兩人，一人說馬來語及以說葡萄牙語來解譯其意思，而我們將之譯為荷蘭語，以便了解內容來回答，此事後，此官員很熱烈的用其風俗來招待我們。

10月2日，星期日，晨，他們的3位商人及翻譯兩人到我們船上來，為翻譯前述之信而來。我們了解內容之後，召開大評議會來討論如何回答，其決議如決議錄。

看到一艘沒有桅的戎克，由北方入口而來。中國官員和其戎克前往該方向去，命Nienwroode、Bosschart、Adam Verhalt為代表，要去向中國官員說我們決議的結果，但該員已經乘戎克離去而無法告之。

10月3日，星期一，再度派前述代表到戎克船去，而中國官員和其戎克，拽著沒有桅的戎克再度來，在此戎克內沒有發現人或貨物，前述代表到他那兒去，要求和他及一些主要人物到我們船上，他們做了，在我們離開時，他們立刻由其一艘戎克跟來，到我們船上，我們向其告知內容後，他們立刻離去。

10月4日，沒有甚麼事情，繼續建設城堡的工事。

10月5日，星期三，晨，召開大評議會，通過如決議錄，並處罰兩名犯罪者。

10月6、7日，沒有甚麼事情，繼續建設城堡的工事。

10月8日，星期六，金獅號船依總督的命令，出發前往占卑（Jamby），並託其帶封信給巴達維亞總督，但因逆風而無法前進。

10月9日，正午，4隻中國戎克之一，由此前往漳州，中國官員的一僕人到

我們船上來，邀請我和商務員及船長們到其處，我和一些商務員、船長們前往，在那裡受到友誼和熱情的招待。我們問之，為何派一艘戎克離去，他回答，由他所派，前往向中國官員尋求一位水手，來為我們於位於緯度27度2分之一之處指出適合的地方，並寫了一些關於我們好處的信。說他最高興的事是我們能到澎湖貿易，特別是他被任為澎湖的首領，我們來此貿易，將會給他們帶來很多利益。

10月10日，星期一，晨，前述金獅號因為逆風，無法出航，此日，召開大評議會，通過決議錄，將各夾板船、城塞及快船的米分配如下：

城塞分配20 last，夾板船Zzee號分配15 last，de Goed Hoep分配13 last，格羅寧根號分配12 last，德夫特號分配15 last，Enchuysen號分配12 last，Sampson號分配11 last，英國熊號分配10 last，快船公雞號分配2 last，尼古拉號分配2 last，Palliacatta號分配2 last，維多利亞號分配2 last。

10月11日和12日，星期三，沒有甚麼事情，繼續建設城堡的工事。

10月13日，在中午，一艘中國戎克到我們停泊處，立刻派一艘小船以及兩名商務員前往察看到底是甚麼戎克。前述商務員回來報告，是由漳州河來的船，由駐紮在那裡的王守備的上司所派來的，帶來一封內容和上封相似的信，要來交給我們。晚上，一名叫做Plips Bruyn Jeouw的士兵以及3名黑人逃走。

10月14日，星期五，早晨開大議會，所決定之事如決議錄。今天中國官員王守備以及一名黃商和一名中國官員乘戎克到我們這裡來。上船以後我們就問這位新來的中國官員，是否有帶商品給我們。他說戎克內沒有商品以及貨物，到這裡來的原因是因為受到上級中國官員的命令來這裡察看，是否我們以及船已經離開了。如果沒有，要告訴我們最好離開。並說我們沒有辦法在這裡與他們貿易。我們回答並不是為此理由來到，我們是奉了在巴達維亞城總督的命令，在這裡取得有好的貿易。如果沒有辦法取得有好的貿易，那我



們將用別的辦法取得。該官員回答那如果為了貿易與他們開戰是不智的行為，他們將所有的戎克封鎖在港內，不發執照給任何一艘船。雙方就現實狀況討論更多，他們也在這裡很久來說明其理由。傍晚，他們再度回到他們的船上。

10月15日，星期六，正午前，前述於13日到此來的戎克出發。午後，一位中國官員乘其舢舨到公雞號來，上船後招呼Bossehaet和Meldert，來與他們口頭會談。見面後，中國官員說：我了解一些閣下的船將出發前往中國沿岸去發動戰爭。他要求我們能夠將此行動延緩20天，若出航將對我們有很大的不利。因為他們已寫信給高官，為了我們的好處（如前述），允許我們能在27度半的一個地方進行貿易，無疑的將會派一水手嚮導來。我們回答，首先必須得到總督的命令，否則無權放棄此島。他很悲哀的要求我們，若我們不放棄這裡而與中國開戰的話，他們和其一族及一同來到此的人均有生命危險。他很友誼的要求Bossehaet和Meldert和我再一次前往其船，來與他告別，我到他那兒去，再一度以同樣的事向我敘述，要求延20天再派船出去。回答他，若他有一些辦法，來當地獲得貿易，我們將很樂於延長20天。而我們的艦隊在此已經停留3個月，（除了要求延遲時間外）而仍然沒有得到貿易和中國人的友誼，這是您閣下所知的。首先，你們3隻快船來，承諾我們7天內給我們消息，接著延長到50天。50天經過，收到中國漳州大官的一封信，一點也沒有讓我們得到好處，除了要求我們和船離開此外。如由最近由中國官員送來之信一般，若您閣下有一些方法來改變此，使我們能於此得到貿易，我們將使船再停留一些時間。雖然我們在20年前已要求過，但仍然一點也沒有得到。他回答無法來改變，也不能給任何保證。我們想他的命可能不長了，我們為他祈禱，傍晚離去。

10月16日，星期日，晨，依前述理由召開大評議會，決定通過關於決議錄之中。

本日，我們的夾板船和快船如以往出航到灣口停泊，準備在那裡趁著最初

的順風出航。正午，中國官人和商人黃商一起到船來，評議會尚於船上召開，他們將前述理由再一次的敘述。我們的回答亦如前。我們的艦隊要出航來等待由日本來的船，將之帶到這裡，因為他們不了解這裡。要求六份內容相似的執照，3份給官員王守備，3份給黃商，來讓他們的船由此到漳州以及和由漳州到此來不會發生什麼麻煩。我們答應將給之，於明日交給。

10月17日，星期一，晨，說馬來話的翻譯到我們船來，來向我們取執照，我們給之，其文如副本。此翻譯向我們表示，不懷疑有一些戎克（載著商品）將以秘密的方式來到，必須對他們友善，並轉達一位中國官員的要求，不要損害立於此的中國寺院，我完全承諾。正午，我們的快船和3艘中國戎克出航，但因為無風，無法遠行，只有泊於港外。

10月18日，星期二，我們的船行離視界，各船分配人員如下：

格羅寧根號，90人；Sampson號，80人；英國熊號，70人；公雞號，50人；維多利亞號，26人；尼古拉號，50人，Paliacatta號，26人；Sinquepora號，30人。

在18和19日之間有強烈的北風，由19到21日，星期五，不斷而且更強。

10月22日，星期六，天氣不好，沒有甚麼事我和Bosschaert以及4名士兵乘船上岸，對此島嶼四周巡視。是否有一些村落有一些中國人以及船隻。我們在島嶼的東北方發現4名中國人，告訴我們在此島上有一名中國人，而在他島嶼還有8或9名，在此捕魚過活。傍晚再度回到船上來。

10月23日，天氣良好，船隻Enchuysen和Z.Zee到北岸停靠，去避北風。

10月25到29日，持續強烈的北風，以及加速建設城堡。

1622年11月

11月11日，強風，沒有甚麼事，召開大議會，決定之事如決議錄。同時決定Enchuysen號將出航，開始盡快的卸下胡椒。

由11日到17日強風暴雨，因此，對卸下Enchuysen船上貨物的工作進行不



多。

11月18日，天氣良好，召開大議會，決定之事如決議錄。

11月19日，早晨將病患送到Enchuysen號上。

11月20日，星期天，早上船長Tonis Jacobsz Engels和Jan van de Venne前往Enchuysen號，盡快的清理此船以便出航。

11月21日，星期一，早晨強冷的風。

11月22日，星期二，繼續前述冷風而且更強。

11月23日，早晨天氣良好，前述的Enchuysen已經整理完畢，在23、24日上前往巴達維亞城，船內有150名荷蘭人，其中病患121人。暹羅人³²與日本人共有39人。天氣良好。

11月25日到12月1日，天氣良好，沒有甚麼事情。

1622年12月

1622年12月1日，召開大議會，所決定之事如決議錄，並處罰一些犯人。

12月2日，星期五，早晨，見到一艘戎克船盡其能力的航向我們這裡。到城堡砲彈可以打到的距離，該戎克又駛回。因此，我們認為可能是一艘中國戎克船前來偵察。天氣良好。

2日到5日，除了強勁的暴風之外，沒有甚麼特殊事情。

12月6日，星期四，早上，任用並晉升數人。

本日到8日如昨天，沒有甚麼事情。繼續不斷的建設城堡工事。

12月9日，星期五，一些仍住在島上的中國人帶著一些橘子前來城堡，告訴我，在島的北方有兩艘中國篋舡停靠。於是派船長、隊長以及一些士兵前往視察，幫往回來，瞭解篋舡在那裡停靠，(其中一艘以及離開)，目的是為了

³² 拼做Siammer、Chiammer。

提供住在當地的中國人一些食物，此外沒有其他事情。

傍晚吹起北方強風。

由12日到15日風仍相當強。

朝，我與10人一起到島的北側（在那兒前述篁艚所停泊之處）與中國人會談，而他們問是否看到我們艦隊，在中國沿岸沒有看到任何我們的船隻。向我們詢問，他們的篁艚由中國沿岸來，為我們帶一些食品，如橘子其他水果，並和一些商人等帶一些絹織品和食物來，要求我們不要傷害他們。我給他一自由通行執照，他拿去了。並要求一親王旗及荷蘭的衣服，讓這些商人能在中國顯示，而得以自由往來。我們承諾，如果他明天親自到城塞或船上來，則給之。並乘最近的順風，乘其篁艚往中國沿岸出發，來為我們如上述取橘子和其他東西，及讓商人知道，他們可以自由，安全的帶商品來澎湖賣給我們。

12月16日，沒有甚麼事情，傍晚，強勁的北風大起。

12月17日，繼續更強勁的暴風。

12月18日，星期日，相當寒之風，正午，我在15日答應與之貿易的中國人前來，說若天氣良好，他將帶所有食品出帆。

12月19日，星期一，早上，看到一艘船由外海進來，當他靠近的時候認出是江戶號，立刻派船長Tonis Jacobsz以及一艘小船前往。因為強風和急流，該戎克必須停在灣內。商務員Willem van Damme上岸，然後前往Zzee號，我們得知該船是10日由日本出發。Willem van Damme一起出發的有Bantam，忠誠號，Muijen號，快船Cruys號、Cleen Thoolen號，航行5、6天，一切平安順利，除了Cruis號，我們看到該船上的後甲板、船尾裝飾品以及其他東西浮在水面，我們懷疑此船可能已經沈沒。

得知Jacqs le Febure率忠誠號、Muyden號、Cleen Thoolen號在上月10月27日，將軍Willem Janssen率Bantam號、Haarlem號在11月5日由日本出發前往



澎湖，很遺憾的尚未看到它們。戎克江戶號相當漏水，依他們說必須卸貨，用抽水機和水桶很勉強的支持浮在水面。

由19到24日，星期六，不斷的北方強流，如同現在也是一樣，因此，前述戎克仍然沒有與我們會合。今日隊長des Aemes在城堡失蹤了，很可能是酒醉或是寒冷死亡，我們整個島搜尋，但是沒有發現。

24日到27日，星期二，天氣與風仍然有如前述，到了傍晚風勢稍減，因此前述戎克進來和我們在一起。今天，前述篋舡因為受到強風而無法回航，在今日啟航前往中國沿岸。

12月28日，大評議會決議，前述戎克無法浮於水上，雖然用了抽水機和水桶仍然無法將船中之水抽掉，決定將之拖到小廟旁，將載物卸下。但因強烈寒風，本日無法進行工作。由28日到月底，一直相同的寒風，戎克船江戶在海邊停靠，開始卸貨。

正午時，10月17日與Nieuwroode先生的船隊一起前往中國北岸的尼古拉斯號來到，帶來一位叫Hongecocomy³³的使者，並帶來省方都爺（Teoja）一封放於木盒中的信。據Meldert說，他和5隻夾板船或快船在漳州河附近。格羅寧根號、英國熊號、公雞號、尼古拉號、維多利亞號、Sampson號、Pallacitte號和新加坡(Sinckepure)號在10月19日因強烈暴風吹襲，他們被吹走。到目前無任何消息。同時，他們也做了一次陸上和一些島的軍事行動，燬了一些房子、和60或70戎克，篋舡、Prauwan，約捉到一百個中國人，其中有21人與24名荷蘭人共乘一艘船，被暴風吹到海裡，因為準備很少食品的關係，願上天保佑他們。³⁴

33 又拼做Hongoncon。

34 此次行動可以參考邦特庫航海記1622年11月2日到1622年12月20日；程紹剛譯註，《荷蘭人在福爾摩莎》，聯經出版社，2000，頁17到19。

又船長Jan Janisan和其他17人，乘小船到下風的篁缸處，因受惡劣的天氣，無法回到船來，可能因此暴風而找尋一地避之，到目前仍無任何消息。我們得知有14名荷蘭人、2名日本人在福州被捉，我們想可能是船長Jan Janssen等人。

又得知格羅寧根號在本月7日載著一些木材、織過的絲及81名捉到的中國人，由漳州前往澎湖而來。

得知我們與廈門的官員以及稱為都督的首長會談過，依其言，想與我們和平，但無法在澎湖與他們通商，除非我們及船前往一個非屬中國司法管轄地(buiten de jurisdictie van China)，將會送到我們處有足夠商品，並派兩隻戎克和一些代表前往巴達維亞，並帶一些商品到總督之處，因此，在那的評議會派快船尼古拉斯號到我們這裡來，來告知我們此事，並希望由該船帶回我們的意見。

進一步得知前述代表Hongoncon說前述書信的內容為漳州最高官都爺³⁵要與我們友誼，及商業貿易，而我們必須定居於中國司法管轄地之外。依前述Hongoncon所說，我們在中國許多敵人，最初派來我們這裡的使者即是，如王守備、黃商，說我們並非來通商，而來只是做強盜、小偷、貧窮的人，沒有現金，也沒有商品可買。此次被派來當地查看我們是否有現金及商品，而我們呈現給他看，他相當吃驚我們有如此多箱的現金，我們說，他承諾向大官報告我們有足夠的金錢、商品，他將盡能力使商人送貨到此來。又由尼古拉斯號得到1500個橘子和30壺中國啤酒。

35 原文為，都爺，漳州省的長官（Dat Toeja, Gouverneur van de provincie van Chinceo），可能荷蘭人不瞭解當地官方職稱的誤稱。



